

### 第3章 北海文明姹紫嫣红：因交流而交往而互鉴

#### 头戴冠帽、项挂朝珠的廉州武官与英人院长

说起晚清光绪时期的合浦（廉州），就不能不提一个廉州府满清武官了。从一张老照片可以看到那个男人，他站在门外，身材魁梧，头戴冠帽，项挂朝珠，身穿朝服，脚蹬官靴，神情泰然，凝望远方。他就是被英国人载入史册的那个廉州府武官。

当年英国人用相机拍摄下这位武官的尊容，在照片下方写下了英文 Hippo Lim Chau（廉州武官）。这张不知名的摄影者在百年前为后人留下的画面，是有关西风东渐，满清官员主动将西方科技文化输入廉州府的珍贵照片。

每次提到近代的廉州，尽可能取出这个大清国武官的照片，望着他睿智的容颜，默默读着这个百年男性的故事。

英国伦敦市档案馆馆藏，1899年8月出版的《北海麻风基金年度报告》中明确记载：“在廉州，一个离北海二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军官想要为我们购买一块极好的土地，让我们建造医院。郝来医生去看过那块土地，这位武官说：他可以帮助我们以适当的价钱买到地。”

这位清朝武官是具何样的思想和眼光呀，尽管他的生平事迹没有过多的书页记载，但还是从英国档案馆典藏的史料中，从北海普仁医院英籍谭信博士后人收藏的照片里读到他是一个讲普通话、曾经游历欧美，与北海普仁医院、普仁麻风医院创始人——英籍柯达医生结交了十年朋友，一个将廉州府的医疗文化引入西医西学的人。

1886年4月，英籍柯达医生依靠筹集的医疗资源，在中国北海创办了所谓欧洲人概念中的“医院”，这所医院的中文名字为“北海普仁医院”（又称英国医院），柯达医生在这里为贫困病人免费治疗。缺医少药的人们很快发现，“洋郎中”的药片、打针、手术的方法很是立竿见影，被叫作“医生”的洋人，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品德高尚。很快，人们畏惧西医的心理消失，求医者络绎不绝。1887年医院统计报告这样写道：“门诊病人3639人次，手术312例。患者来自北海周边的300多个城镇、村庄，一些内陆边远地区的患者也闻讯而至，甚至步行380英里来北海普仁医院看病。病人中有官员、书生，大部分是下层的人。”

清朝官员相信西医是有传统的，当年康熙服用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金鸡纳治愈疟疾，一时传为佳话，所以在清朝官员的意识中，接受并相信西医并不违背祖制。1891年，廉州府这个武官翻山越岭，穿行羊肠小道，来到了北海。在普仁医院里目睹了柯达医生行善施医，开设戒烟病房，特别是敢于收治那些被社会遗弃的可怕的麻风病人……这两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男人相会了，没有灭顶之灾，反而结为了挚友。对柯达医术和医德的赏识以及对西医的推崇，这位清朝武官清楚的明白，自己将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推动者了。

古今中外的医院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作为济世救民的核心机构，保护着人民的健康。这兴许是追梦者的初心。也许就是命运使然，这个武官要把西医引进廉州府的梦想，恰好与柯达

医生 1891 年的计划不谋而合。这为西方医学传入廉州有了契机。从当年统计数看：廉州来北海求医者有 329 人。1895 年 7 月底，在廉州武官的帮助下，北海普仁医院英籍医生郝来在廉州城里买了一间房子，准备开设医疗站。然而，梦想在不久就戛然而止。直接原因：当时廉州发生了砸教堂的“教案”。大英传教会不批准办医疗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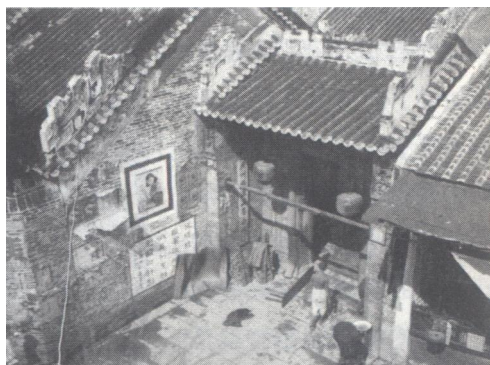
廉州城一条古老的街道（陈考思 供图）



廉州古镇东门内城街，远处的孔庙（陈考思 供图）

一般人这时候估计该放弃了，可这位武官偏不。如打仗一样，竭尽全力。像武官这样心怀梦想，并为之付出的人，显然，在文化与精神上与柯达医生是相同的。三年后的 1898 年，廉州办医重新启动了。大英传教会指定郝来医生负责办医考察，陂箴牧师负责办学考察。获悉这一消息，让这个廉州府武官欣喜万分，很快帮助物色到了一块地皮。郝来医生去考察，那块地皮在廉州城北，城墙内，北湖旁，一墙之隔就是郊区，是办医的理想之地。接着，武官以适当的价钱买到了那块建造廉州医疗站的用地……

1900 年 4 月，北海普仁医院英籍波顿护士和华丝小姐前来廉州考察，这位军官请她们住家里，还经常拿咖啡和面包来款待她们。此时，北方传来了慈禧太后纵容义和拳民“扶清灭洋”，随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消息。时局突变，筹建中的廉州医疗站就这样陷入了困局。



廉州古城街角，大门口有商店（今工艺厂）（陈考思 供图）

这位武官的心在煎熬中度过了 9 个月之久。1901 年 3 月，陂箴牧师和香港维多利亚教区副会督 Archdeacon Banister 到廉州府，被这位武官邀请去家里作客。停顿的办医办学工作得以恢复，为此，陂箴牧师还去了廉州府好几次。1902 年 4 月初，陂箴牧师和柯达夫人、华丝小姐到廉州进行为期一周的调研。同年 8 月，陂箴牧师夫妇又一次来廉州考察一周。

历时两年，不同人员的反复考察，1902年初，廉州医疗站和男子学校动工了。当年，英籍牧师麦坚士和他弟弟前来廉州办男校。这所义校的开办，因受烟花爆竹的制作是这个城市的主要产业，许多入学适龄儿童要帮家里加工烟花爆竹的影响，入学的人数不等。

1903年北海普仁医院英籍基辅医生每周2至3次前往廉州出诊，柯达医生和香港籍助手何星堂也去了几次。医疗开始产生真正的效应，女病人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男医生，传统和文化的屏障完全消失。当年在廉州诊疗病人达1881人次（含高德）。

1905年，那位廉州府武官给柯达医生发电报求医，用药3天康复，之后，为表示感谢，他送给医生两个漂亮的陶瓷花瓶，可见武官与柯达交情至深。至此，柯达亲手描绘了廉州医疗站的建筑草图，这全是对这片土地未来雄伟蓝图的描绘。



廉州古城水上公园，湖边（右）建筑可遥见东坡亭（陈考思 供图）

1905年夏季，两层洋楼的医疗站在廉州府城内的宋土城旁（今小北街107号）拔地而起，医疗站另设接生所，随时接收产妇。同年10月澳大利亚籍护士史密斯夫妇被派到廉州管理医疗站。当时英籍Sanger医生，每2周到廉州出诊一次，每次看病人100~150人次。1906年6月，柯达因身患重病与夫人一道返回了英国。新接任者英籍李惠来医生，每周定期到廉州医疗站会诊，供应足够的药品。据统计，这年廉州医疗站诊疗病人达4935人次。这一个大清国武官的心血没有白费，西方医学终于跨越了廉州厚厚的城墙，有了扎根之处，为黎民百姓所共享。



廉州古城西门江边的新西街。[1932年8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土壤科学家和地理学教授罗伯特·拉里莫尔·彭德尔顿，来到廉州（合浦）所拍摄]（陈考思 供图）

晚清社会动荡不安。1907年5月21日，廉州饥民暴乱抢米。22日下午北海普仁医院收到一封电报，写道：“暴乱者冲击了政府的学校和教会的房子。政府学校被烧毁，廉州礼拜堂和

医疗站被烧抢。史密斯护士与丈夫在暴乱中死里逃生。躲到当地一个官员的家里避难，直到在夜幕的掩护下才被护送来北海。”挺身救洋人的正是这位武官。

救命之恩很快得以回报。一年后的一天，那位武官颈部生疮，普仁医院的医护人员治愈了他，出院后，他带领一队人马，花了5天的时间从广东的一个地方来到了北海，给医院送来一块很漂亮的牌匾，上面刻有英籍谭信医生和波顿护士两个人的名字，中央刻了四个大大的汉字“中外一家”。武官希望把这个牌匾放在门诊病人都能看到的地方。为表示感谢，他们带来了4只鸡，还有香蕉和糕点。

中西方文化直接碰撞，产生火花后融合。1908年，廉州医疗站的门诊量达9481人次。这位清朝武官留下的仅仅是照片吗？他是不是也把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为官道理留在了廉州这片土地上？